

《今古传奇》畅销作品精选丛书

褚远亮 王 伶 杨延俊 曹阿娣著

巾 血 泪 咽

山东文艺出版社



山东文艺出版社



《今古传奇》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通俗文学名刊”，在读者中享有较高的声誉。现以历年获奖篇目和入围作品为基础，选取多部深受读者欢迎、具有相当传奇色彩的畅销作品结集成书。本书以女性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折射出时代的主流，情节感人，耐人寻味，对过去的时代女性有相当的认识价值。

褚远亮 王 伶 杨延俊 曹阿娣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巾幗血泪/褚远亮, 王伶, 杨延俊, 曹阿娣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2.9

(《今古传奇》畅销作品精选丛书)

ISBN 7-5329-2026-7

I. 巾… II. ①褚… ②王… ③杨… ④曹…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7575 号

-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 出 版 山东文艺出版社
-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 发 行 山东省新华书店
- 印 刷 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
-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规 格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千字/252
- 印 数 1—10000
- 定 价 15.5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月上昆仑》、《最后一个丫鬟》、《小镇上的女人》三部作品，分别以细腻的情感和流畅的笔触讲述了三个发生在不同年代、不同背景下的女性故事，以女性情感中的酸甜苦辣、命运里的悲欢离合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暗影。作品描写矛盾冲突张弛有度，叙说女性情感得心应手，对各时代的女性形象有相当的认识价值。

目 录

月上昆仑	褚远亮 王伶 (1)
最后一个丫鬟	杨延俊 (172)
小镇上的女人	曹阿娣 (227)

月上昆仑

褚远亮 王伶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王震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陶峙岳的起义部队共计二十万官兵就地屯垦戍边。巍巍雪山，茫茫戈壁，一下子涌进这么多屯垦战士，条件异常艰苦。冬天，保暖条件差，许多战士冻伤了手脚，夏天又遭蚊虫叮咬，浑身疤痕累累。他们住的是地窝子，吃的是炒麦粒。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能咬牙克服，但常言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问题成为屯垦部队另一大难题。当时流行这样一首顺口溜：新疆好，新疆好，吃羊肉，穿皮袄；洋冈子（指新疆少数民族妇女）不准找，戈壁大，跑不了……由于长年的征战，团以下官兵几乎全是光棍，他们的婚姻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王震将军说，我要是有一个妹妹，一定要让她嫁给军垦战士！1952年，毛主席特批，从山东招八千名女兵开赴新疆。荒漠边疆迎来了从沂蒙山区来的老区女儿，一出悲喜交加的爱情剧也开始上演了……

第一章 远离女人的荒原

1952年的新疆，春天似乎来得比往年早，最后一场冬雪还未化尽，人们便闻见了春的气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亘古荒原上，一片片黄褐色的泥浪在男人们坚实的脚下翻涌着浓烈的鲜腥；满山满坡的小草野菜也纷纷冒出细嫩的芽儿，飘送着一股甜丝丝的苦味儿。太阳光则是另一种气味，照在残雪上，清淡淡，干爽爽；留在男儿身，暖烘烘，热辣辣。总之，当这个春天一路小跑着扑进金银湾农场时，简直就似一股不安分的气体，一粒粒骚动的种子，它随风就想飘流，遇雨就要发芽。

金银湾农场是王震将军1949年率领进疆的三五九旅的老兵开发组建的一个农场，它坐落在天山南麓的塔里木盆地上，背依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严酷的自然环境，在未来的岁月中都赋予了它许多不同寻常的意义，并为我们生活在这里的男女主人公饱经磨难的历史涂抹了一层瑰丽的传奇色彩……

这天清晨，天色微明，场长朱子祥和政委陈光照策马朝“钢铁一连”驰去。前面出现一片浓绿，那不是树木，也不是庄稼地，而是一片茂密的芦苇荡。两人沿芦苇荡中一条狭窄的小径向前奔去，突然，从里面窜出两个拿着镰刀、赤身露体头戴尖顶帽的“野人”，除要下围了一截布裙外，脸上、身上及腿脚一片漆黑，涂满泥巴，眼仁、牙齿便显出刺目的白。

在这荒凉的芦苇荡中，冷不丁冒出这样两个人，陈光照惊得一跳：肯定是残留下来的余匪窜到了这儿！军人的特有警惕不容他犹豫，便从腰间拔出手枪，大吼一声：“什么人？！”

那两个人倒是吓了一跳，其中一个忙摘下纸做的尖顶帽，敬礼道：“朱场长、陈政委！我是牛大水啊……”

朱子祥和陈光照忙下马，看见边上堆了一大堆芦苇草。

陈光照指着牛大水身上的泥问：“小牛，你们这是……”

朱子祥哈哈大笑起来，说：“老陈，你不知道，这可是咱们一连指导员宋长河发明的新专利啊，专门对付蚊虫的，可管用哩！”

陈光照忙歉意地紧紧握住两个战士黑乎乎的手，感动地说：“你们辛苦了！今天有山东女兵来，党委决定由你们一连组织欢迎队伍迎接！快去报告你们连长！”

“是！”牛大水和那战士敬了个礼，大喊着“山东女兵来喽！山东女兵来喽！”跳着蹦着跑去。喊声惊得野鸭“嘎嘎”飞走。

山东女兵今晚到达的消息就像一股风立刻传遍一连的每个角落。为了迎接女兵们的到来，朱子祥、陈光照特地把连长周福贵和指导员宋长河叫到连部，作具体指示，最后强调女兵要暂住一连，生产上受一连领导。这是场党委对“钢铁一连”的信任，千万不能出任何问题。周福贵和宋长河又兴奋又紧张。

两位首长走后，周福贵和宋长河便忙碌起来。首先是给女兵腾出几间地窝子，接着周福贵负责营区卫生和后勤工作，宋长河找人赶排节目。这时两个人遇到了同一难题。宋长河选了二十名身材匀称的战士准备排一个大合唱，要求大家穿戴整齐，不料这些人不是缺像样的上衣，就是缺能穿出来的裤子。借了一圈都没借上。原来周福贵也正在强调着装问题，想想，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哪个战士肯在姑娘面前破衣烂衫地丢丑啊？周福贵情急之中忽然想到向河对岸的草湖农场求援，谁知派了人去，回来却是拉了一牛车国民党穿的旧军装！周福贵说，大伙先凑合吧，反正也没有徽章。但却没人穿。战士们说自己是解放军，别让人家革命老区的姑娘以为咱过去是国民党呢，影响将来找对象。好说歹说，总算有人拣起裤子，可上衣还是没人要。宋长河最后只好把大合唱改成了大型舞蹈《第一犁》，赤膊拉犁既能体现部队特色

又展示了男性的健美，还用不着穿上衣。

这一整天，战士们都沉浸在忙碌与兴奋之中。无论走到哪个班，都可以听到阵阵笑声，看见忙着理发刮胡子洗衣服的人。一连生活用水困难，每天靠一辆老牛车到十里外的阿娜河上游拉淡水。为了保证有充足的水迎接女兵，周福贵特派牛大水用拖拉机去拉水。这样每个战士也破例分得一脸盆水，可以好好洗个脸了。有些战士嫌洗不干净，就求牛大水把他们捎到阿娜河洗澡，平素最懒散的男人这会儿也不辞辛苦积极响应。

解决了用水问题，还有吃饭问题。让女兵们吃什么好？指导员宋长河说大葱大饼，山东饭。可连长周福贵坚持擀面条，并说在河南这是最好的饭，他还派了几名神枪手到骆驼梁子去打黄羊或野兔。这无疑增加了炊事班的工作量，几名战士中午就开始和面。那麦子面是自己磨的，又粗又黑，战士们就一遍遍用筛子筛呀拣呀，眼都花了。接下来老班长又一遍遍地醒啊揉啊，揉啊醒啊，直揉得天昏地暗。大家都取笑老班长痴，老班长说，俺在部队做了一二十年饭，这可是第一次给女人做饭，得心诚啊！

下午六点半，一切就绪。周福贵和宋长河碰头，两人相互望望，都是满身灰尘，一头大汗，不禁笑了。

宋长河说：“老周，咱们是不是也该拾掇一下了？”

周福贵操着河南腔道：“中！”

话音刚落，背后传来战士的叫声：“女兵、女兵来啦！”

“哎哟老天爷，快走！”匆忙中周福贵连衣服也没顾上换，就一跛一跛跑向操场。周福贵身材矮小，相貌苍老，一条残腿，是进疆后剿匪时落下的；后脑勺还被弹片削去一块头皮，不长头发，因而他什么时候都戴顶帽子，大热天也不肯摘帽。

只见一辆军车牵着一股乳白色烟尘驶了过来。大操场上，两队拿着彩旗的士兵足足排了半里路，个个瞪大眼睛，神情兴奋。

“开始！”站在前面的周福贵扬手一劈，顿时锣鼓震天响。

朱子祥满意地笑道：“周福贵这小子还有一套，组织得挺热闹啊！”

汽车驶过欢迎的队伍，在连部操场上戛然停止。拉开帆布车篷，第一个探出头来的是陈光照的夫人向英，此次山东招兵便是她带队。她理了理零乱的半长头发，满面灰尘，却两眼放光，朝车上东倒西歪疲惫不堪的女兵们兴奋地喊：“姑娘们，到家喽！”

一名俏丽的姑娘揉了揉眼睛，首先站起，说：“哟，我都听到锣鼓声了，是剧院传来的吧？”她叫郑月儿，身材高挑，声音清亮。她是女兵中队的文艺委员。

“我看看！”“让我也看看！”女兵们欣喜地争着往车外望。

“哎呀妈呀！这是什地方？！”郑月儿发出惊讶的叫声。

留着学生头，气质端庄的中队长梅馨探头看去，一惊。所有女兵都呆了，笑容凝固在脸上。

陈光照、朱子祥及周福贵、宋长河等快步迎上来。陈光照热情地说：“同志们，欢迎你们从渤海之滨来到我们金银湾农场，加入到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队伍中来！”

战士们拼命鼓掌。

但女兵们却呆在那里。突然，不知谁“哇”地哭起，接着响起一片哭声。

周福贵不解地望望宋长河：“这是咋啦？”

陈光照和朱子祥都呆了，向英也怔住了。

郑月儿第一个跳下车，冲着向英喊道：“向首长，这不是金银湾！你在山东招兵时说过，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工厂烟囱林立，学校书声琅琅’。你指给我们看看，楼房在哪儿？学校在哪儿？工厂在哪儿？”

身高体健的李二秀“咚”地从车上跳下，一甩辫子冲到车头，对司机大吼道：“快送俺们回家！俺们不呆在这个鬼地方……”

“对！送我们回山东去！”车上一片哭喊。

司机不知所措地望望朱子祥，只见朱子祥脸色铁青。

炊事班班长端着一缸子水送到郑月儿面前，说：“姑娘，别生气，先喝口水吧……”

郑月儿一挥手，缸子被打翻在地。水迅速渗入沙土中。郑月儿向车上嚷道：“姐妹们，都下来推车，咱们回山东去！”

一时间，不少姑娘跳下车来，有人推车，有人哭喊，乱成一团。

突然，“砰！”地一声脆响，仿佛什么东西被击碎。

人们一震，不约而同去寻找，只见朱子祥仰望天空，高举手枪。

陈光照冲过去，大声道：“老朱，你疯啦！”

朱子祥收起手枪，叹道：“不是我疯了，是她们太不像话了！老子当了这么多年兵，男的女的都带过，没见过像这号的，连个老百姓都他妈的不如！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告诉你们，谁敢再闹，别怪我朱子祥不客气！”

“我们是被你们骗来的！”郑月儿毫无惧色面对朱子祥。

梅馨从车上跳下制止：“月儿！”

郑月儿扫了她一眼，说：“你是中队长，要留你留下，别管我！他们就是骗子！还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到处光秃秃的，连棵树都没有……”郑月儿说着，“呜”地哭了起来。

陈光照不满地看了一眼风尘仆仆的妻子，说：“向英，老朱，你们带大伙先回去吧，我和周连长、宋指导员留下。”

朱子祥气呼呼地向欢迎的士兵一挥手：“走！”一群人垂头丧气地提着锣背着鼓离去。

暮色沉沉，远天出现一片乌云。陈光照和周福贵、宋长河站在车后接应一个个女兵下车。梅馨打量着陈光照道：“您是……”

宋长河说：“他是我们的陈光照政委，向英同志是他爱人。”

梅馨点点头。

陈光照亲切地说：“你们刚从内地来，被这里吓住了，是吧？其实我们也不是本地人，我是河北人，周连长是河南人，宋指导员是你们山东老乡……”

姑娘们把目光一起投向宋长河，只见他二十五六岁年龄，瘦高个儿，面容英俊和善，不像是军中指导员，倒更像戏中常见的小生。梅馨问：“你是山东哪里？”

宋长河看了梅馨一眼说：“蓬莱县的。”

“呀！我就是蓬莱人！”年龄稍长、有些矮胖的赵春娥惊喜地说。

陈光照：“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小宋，还不去握个手？”

宋长河不好意思地走过去，春娥却大大方方伸出胖手，笑着说：“我叫赵春娥，春天的春，嫦娥的娥……”

站在一旁的郑月儿撇撇嘴说：“瞧，人家就是跟咱不一条心，一见面就认上老乡了！二秀、灯草，咱们一块回山东……”

陈光照看了看郑月儿说：“要回去我们决不勉强，但今天天色已晚，就先住下，炊事班还给你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我肚子早就饿了……”灯草说。

李二秀：“我也是。”

“你俩真是饿死鬼托生的……”郑月儿嘟哝道。

待女兵们全部下车后，陈光照把周福贵和宋长河叫到一旁叮嘱：“我回去了，这些人就全交给你俩了，晚上气温低，把你们的大衣先支援给她们，有啥事明天再说。”

宋长河点点头：“陈政委，您放心，不会有事的。”

陈光照同两名部下握了手，骑马离去。

宋长河带着女兵们先去吃饭。

空旷的操场上，周福贵呆望天空一弯残月，一抹苦笑在脸上

荡开。

吃罢晚饭，天已落黑。疲惫不堪的女兵们纷纷洗漱，陆续歇息。郑月儿嚷着要解手，央灯草陪着出去找厕所。谁知一二十分钟运去了也不见影子。梅馨不放心，打着手电筒出去找，看见郑月儿在灯草的搀扶下，磕磕绊绊，哭哭啼啼。一问，方知她俩迷路了，左绕右绕绕到一个“坡上”，郑月儿竟然一脚踏空，掉进一个“洞里”，被下面两个男士兵接住了。原来那是人家地窝子的天窗……

李二秀和赵春娥听了都哈哈大笑，郑月儿不高兴地说：“一间破地窖，一条大通铺，你们有啥乐的？什么金银湾，哪儿有金子和银子！”昨天在路上时，她还问向英金银湾的人是不是都戴金戒指，向英笑个不止。看来，她们肯定被骗了！这哪里是什么金银湾！

这时，李二秀突然高举一双绣着红双喜的鞋垫，叫了起来：“呀，这是谁的？在褥子下面发现的！”

赵春娥接过一看：“哟，针脚密实着呢！嗯，像男人用的。”

“你是说这里有男人睡过？”刚要躺下的郑月儿猛坐起来：“我不睡了！这大衣是他们的，这破屋没准也是那些干部不住了才让我们住呢！”

梅馨想了想，说：“不会吧？”

李二秀翻身坐起，抓起军大衣：“走，去看看，看他们住的啥房子！”说罢，拉了梅馨和春娥出去，灯草犹豫了一下也跟了出去。

黑蓝的苍穹下，一团篝火熊熊燃烧，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夜是那样的沉静，那样的温柔，可周福贵的心里却是冷冰冰的。一连几个小时，他蹲在那儿，望着火光不停地抽烟，呛得直咳嗽。牛大水等一群战士也默默地陪坐在一旁。宋长河劝大家回去休息，但他们不肯。有人说，连长和指导员把房子让给女兵住

了，你们睡外面，我们也睡外面，同甘共苦！还有人让周福贵和宋长河去睡自己的床……听了这些话，周福贵和宋长河十分感动，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这才是兄弟啊！

困意渐渐袭来，周福贵、宋长河和战士们背靠背打起瞌睡。

不远处，梅馨、灯草和二秀向篝火走来。

“怎么是你们？”宋长河首先发现了她们。

“看看你们住在哪。”李二秀快言快语。

梅馨望着坐在地上睡着的战士，不解地问：“怎么不进屋睡？”

一名战士站起来说：“我们连长和指导员的房子被你们住了！”

梅馨和二秀一愣：“这……”

宋长河笑笑：“今天时间紧没顾上，明天我们一定为你们搭建几座新房！”说罢，推醒周福贵，“老周，女兵们看我们来了！”

周福贵猛地坐了起来，揉揉眼睛，满脸疑惑地说：“谁来看我们？”待看清后，他站起说，“欢迎！欢迎！快请坐，烤烤火！”

李二秀脱去身上的军大衣给牛大水盖上，不料睡得迷迷糊糊的牛大水睁开眼竟然吓得跳了起来：“你是谁？你想干啥？！”

战士们都笑开了。笑毕，又都沉默下来，低着头看自己的手。

周福贵说：“我说你们是咋哩？平时活跃得像条龙，这会儿就蔫了？来，咱们唱个歌欢迎新战友，唱啥哩？对，就唱我们宋指导员写的歌，告诉你们，小宋可是咱这里有名的秀才呢……”

宋长河笑着说：“别吹我了，咱那两把刷子跟人家比差远了！”

“谦虚啥？好不好让咱女兵听听嘛！开始了！劳动的歌声满山遍野……预备唱！”周福贵用他五音不全的嗓子起音。

战士们大声唱起。宋长河在一旁认真地打着拍子。

篝火熊熊，歌声嘹亮。火光中，那一张张黑红的脸膛是那样可爱，尤其是那位年轻英俊的指导员，梅馨觉得他不仅歌词写得生动有感染力，他打拍子的动作也很优美很有力度，望着他刚毅的身影，突然心头一热……

春娥接拉梅馨的手，小声说：“你看我那老乡拍子打得多匀！”

梅馨“噗”地笑了：“打拍子讲的是节奏！”

“对！对！你们喝过墨水的人懂得就是多！”春娥笑道。

随着宋长河一个有力的收势，歌声干脆地结束。宋长河温文尔雅地向女兵们鞠了一躬，说：“怎么样，该你们表演节目了吧？”

战士们热烈地鼓起掌来。

梅馨看看二秀说：“咱们唱什么？”

灯草：“我和二秀都不行，干脆把月儿叫来吧，让她唱首咱家乡的歌！”说罢向不远处一座地窝子跑去。

不一会儿，灯草风一般卷来，两眼布满恐慌：“郑月儿不见了！”

“说啥？！”周福贵猛地站起。

梅馨带着一伙人向地窝子跑去，推开门，只见郑月儿的床上放着一套军装。周福贵和宋长河都呆了。

“要不要向场部报告？”小通讯员问。

“别，先别……”周福贵面色灰白，渗出虚汗。他的一条伤腿抖得厉害。

宋长河看了看他，说：“要紧吗？”

周福贵叹口气：“没事！同志们，”他挥挥手说：“咱们现在就分头去找，我去西边，小宋向东，二排长负责北边，一班长，你带人往南……大伙听清了吗？”

“听清了！”

“我呢？”牛大水问。

周福贵：“你留下把她们看好。”

李二秀：“俺们也要去找郑月儿！”

周福贵狠狠瞪了她一眼：“乱弹琴！气死牛，少一个我拿你是问！现在出发！”

牛大水挺挺胸：“是！”

宋长河拉住周福贵：“等等，各小组统一一下联络信号，如果有意外就发两颗红色信号弹，找到人了就发三颗。记住了！”

“记住了！”大伙儿分四路出发了。

荒原上，马蹄得得，风声猎猎。不知何时，月牙儿消失了，星星们也不见了，天地一片黑暗，只有呼啸的风沙夹着一缕缕断续的凄凉的狼嚎。变天了，春末夏初之际，几乎每隔一两天就有一场七八级的大风，有时能把人刮倒，把屋顶掀跑。风沙过后，田园面目全非。这样的天，即使当地老乡在戈壁滩上走都难免会迷路，何况一个异乡来的女子？周福贵带着高举火把的马队在戈壁滩上纵马狂奔。火把熊熊，映红了一片天空。然而一个小时过去了，也没发现任何目标。周福贵就命战士们站在一个沙坡上齐声喊：“郑月儿！郑月儿——”那“儿”字要卷舌，喊着拗口，于是大伙干脆就叫“郑月”；而“月”字呢又是仄声，刚出口就被大风掠走了。大家只好不停地喊，喊得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

这时两匹马飞驰而来。竟是陈光照和朱子祥。周福贵望见，后脊背顿时冒出汗来。“情况怎么样？”陈光照下马问。

周福贵低着头说：“兵分几路在找哩。”

朱子祥瓮声瓮气地说：“你能得很哩，周总指挥！”

周福贵：“我……”

朱子祥：“宋长河那边有消息吗？”

周福贵：“说好了，十二点联络。”

陈光照看看表：“还有半小时。”

朱子祥骑上马挥挥手道：“给我继续在戈壁滩上搜寻！”

周福贵：“是！”

郑月儿究竟会跑到哪儿去？宋长河骑着马沿东线细细搜了一圈，毫无结果。不知怎么，他忽然就想到了“鬼城”。“鬼城”一片残垣断壁，加上长年风沙作用形成雅丹地貌，远远望去很像一座矗立的城堡。郑月儿会不会把那儿误作车站或什么地方？关于“鬼城”的传说很多，有人说它是几百年前罗布人留下的，当年它的气势和规模决不亚于古楼兰，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交通重镇，商贾如云，繁荣无比。后来因为自然环境的恶化，罗布泊改道，湖水断流，世世代代在此靠渔猎为生过着宁静富足生活的罗布人不得不举家迁徙，流往他乡……也有人说清末年间这里驻着许多屯兵，周围的弃耕地皆是他们当年的劳动成果。

宋长河的猜测没有错，郑月儿此刻正走在通往那片“鬼城”的荒滩上。她想，那儿房屋密集，一定是座城市，车站肯定在那儿。天色渐晚，急着赶路的月儿挎着包袱连走带跑在一路的红柳梭梭骆驼刺中。她满脸通红，鼻子上渗出细密的汗珠，裤脚挂了不少骆驼刺，但她顾不上这些了。她要走出这片荒滩，趁天黑前赶到车站！真正的金银湾肯定在那儿！这个妖娆的姑娘看似娇态十足，但其实也是吃过苦的。她生下来就被人遗弃在一个剧院门外，胸前挂着一只银质的长命锁，是当红的吕剧名旦小桂花收养了她。养母给她取了个艺名，叫正月红，她七八岁就开始跟着养母走街串巷跑码头，不仅会唱戏，还学来一套她那个年龄的女孩不懂的为人之道。参军到新疆，她就是为了改变旧社会养母那种令人看不起的小戏子的身份，当一名光荣自豪的部队文艺战士，她连名字都改了！但没想到这里竟是一片戈壁滩，数百里不见人烟，却是一帮土里巴叽的大老爷们驻守种地，这岂不是把她的才华埋没了么？还是回老家守着养母过吧，也好尽点孝心。